

《西琴曲意》簡釋

林雪碧

萬曆二十八年，歲次庚子，竇具贄物赴京師獻上，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，視中州異形，撫之有異音。皇上奇之，因樂師問曰：「其奏必有本國之曲，願聞之。」竇對曰：「夫他曲，旅人罔知，惟習道語數曲，今譯其大意，以聖朝文字，敬陳於左。弟譯其意，而不能隨其本韻者，方音異也。」¹

1600年，利瑪竇獲明神宗御准入京，便即展開其北京之旅。早於入京之前，利瑪竇已向朝廷上貢天主像、聖母像、十字架、自鳴鐘及西琴等從歐洲帶來之物。²其中，西琴聲音悅耳清脆，引起了神宗的興趣，於是派了四名宦官向利瑪竇學習演奏西琴之法。利瑪竇雖然熟知音律，但不擅技法，便由同會會士龐迪我（Diego de Pantoja, S. J., 1571-1618）入宮教授。四名宦官不但向龐迪我行拜師禮，也向那張西琴行了敬禮。一個多月後，他們便掌握了一些彈奏的方法，也要求傳教士為樂曲譜上合適的中文歌詞，以便他們能在御前演奏。利瑪竇利用這個機會編寫了八首歌曲，內容涉及倫理道德，藉以傳揚天主福音，稱為《西琴曲意》，³附在利瑪竇另一著作《畸人十篇》之末刊出，是目前有史可考的在中國最早出版的西洋歌詞集。

1 利瑪竇著；汪汝淳校梓，《重刻《畸人十篇》二卷：附《西琴曲意》一卷》，卷下。

2 利瑪竇，金尼閣著，《利瑪竇中國札記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83），下冊，頁394。

3 同上，下冊，頁408-410。

一. 西琴

清人談遷於順治十年（1653 年）往訪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S. J., 1591-1666），適時湯氏奉帝命修理利瑪竇上貢之琴，於是得見，稱之為「天琴」：「琴以鐵絲。琴匣縱五尺。衡一尺。高九寸。中板隔之。上列鐵絲四十五。斜繫於左右柱。又斜梁。梁下隱水籌。數如絃。綴板之下底。列雁柱四十五。手按之。音節如譜。」⁴ 其後，清朝官方記載該琴曰：「明萬曆二十八年，西洋人利瑪竇來獻其音樂，其琴縱三尺，橫五尺，藏櫃中，絃七十二，以金銀或鍊鐵為之，絃各有柱，端通於外，鼓其端而自應。」⁵ 利瑪竇稱該琴為 *manicordio*。⁶ 以上所描述未算鉅細靡遺，但也頗為詳盡。有趣的是即使有如此記載，究竟那琴是什麼琴？艾儒略（Giulio Aleni, S. J., 1582-1649）按琴絃所用的質料稱之為鐵絃琴（*clavicembalo*）；⁷ 金尼閣（Nicolas Trigault, S. J., 1577-1628）稱為古翼琴（*epinette*）；⁸ 劉錦藻（1862-1934）稱為批霞拿（*piano*）。⁹ 大致而言，學者研究所得，一說主張是擊絃古鋼琴（*clavichord*），一說主張是撥絃古鋼琴（*harpichord*，又稱羽管鍵琴或大鍵琴），人言人殊，至今未有定論。

4 談遷著，《北游錄·紀郵上》。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289710>，2024.1.15 瀏覽。

5 張廷玉等著，《欽定續文獻通考》卷 110。
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765839>，2024.1.15 瀏覽。

6 Ricci, Matteo, *Fonti viciane: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'Europa e la Cina (1579-1615)* (Roma: Libreria dello Stato, 1942-1949), v.2, p.132.

7 艾儒略著，《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》，《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》（台北：利氏學社，2002），冊 12，頁 212。

8 同注 2，下冊，頁 407。

9 鋼琴之發明遲至 18 世紀，故此，利瑪竇不可能進貢鋼琴。

更可惜的是，利瑪竇原有樂譜在華已經失傳。上世紀 90 年代，法國學者 François Picard 聲稱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找到錢德明（Joseph-Marie Amiot, S. J., 1718-1793）寄自中國的信紮，內有中國樂譜及一些北京北堂的音樂資料，包括《西琴曲意》全套。於是音樂家 Jean-Christophe Frisch 據此與北堂合作，重整曲譜，並於 2003 年錄製《明清北堂晚禱》（*Vêpres à la Vierge en Chine*）專輯，展示了一批可能在十七、十八世紀的中國聽到的西方音樂；專輯中包含了〈牧童游山〉與〈胸中庸平〉兩首《西琴曲意》中的小曲。¹⁰

二. 曲詞¹¹

10 趙博陽，〈利瑪竇與他的中國故事〉，《音樂愛好者》2020 年 2 期，頁 40-41。

11 原文：

(1) 吾願在上

誰識人類之情耶？人也者，乃反樹耳。樹之根本在地，而從土受養，其幹枝向天而竦。人之根本向乎天，而自天承育，其幹枝垂下。君子之知，知上帝者，君子之學，學上帝者，因以擇謫下眾也。上帝之心，惟多憐恤蒼生，少許霹靂傷人，當使日月照，而照無私方矣！常使雨雪降，而降無私田兮！

(2) 牧童遊山

牧童忽有憂，即厭此山，而遠望彼山之如美，可雪憂焉。至彼山，近彼山，近不若遠矣。牧童、牧童，易居者寧易己乎？汝何往而能離己乎？憂樂由心萌，心平隨處樂，心幻隨處憂，微埃八目，人速疾之，而爾寬於串心之錐乎？已外尊己，固不及自得矣，奚不治本心，而永安於故山也？古今論皆指一耳。遊外無益，居內有利矣！

(3) 善計壽修

善知計壽修否？不徒數年月多寡，惟以德行之積，盛量己之長也。不肖百紀，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！有為者，其身雖未久經世，而足稱耆耄矣。上帝加我一日，以我改前日之非，而進於德域一步。設令我空費寸尺之寶，因歲之集，集己之咎，夫誠負上主之慈者矣。嗚呼！恐再復禱壽，壽不可得之，雖得之，非我福也。

(4) 德之勇巧

琴瑟之音雖雅，止能盈廣寓，和友朋，徑迄牆壁之外，而樂及鄰人，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，其以四海為界乎？寰宇莫載，則猶通天之九重，浮日月星辰之上，悅天神而致天主之寵乎？勇哉，大德之成，能攻蒼天之金剛石城，而息至威之怒矣！巧哉，德之大成，有聞於天，能感無形之神明矣！

1. 吾願在上

本曲是講述人的根源，也即是人的終向。利瑪竇以樹木作引子，指出樹木的根源在地下，從泥土中吸取養份，逐漸向上生長。但人類卻剛好相反，根源不在地而在天；從天得到啟示，從天得到滋養而活於世上。因此，人應該向天學習。天之德就是憐愛萬物，不輕易傷害世人；所以，太陽月亮照耀好人，也照耀壞人；降雨給好人，也降雨給壞人。

(5) 悔老無德

余春年漸逝，有往無復，蹙老暗侵，莫我怨也。何為乎窄地而營廣廈，以有數之曰，圖無數之謀歟？幸獲今日一日，即速用之勿失。吁！毋詐明日，明日難保；來日之望，止欺愚乎？愚者罄日立於江涯，踰其涸，而江水汲汲流於海，終弗竭也。年也者，具有翰翼，莫怪其急飛也。吾不怪年之急飛，而惟悔吾之懈進。己夫！老將臻而德未成矣。

(6) 胸中庸平

胸中有備者，常衡乎靖隱，不以榮自揚揚，不以窮自抑抑矣。榮時則含懼，而窮際有所望，乃知世之勢無常耶？安心受命者，改命為義也。海嶽巍巍，樹於海角，猛風鼓之，波浪伐之，不動也。異於我浮梗蕩漾，競無內主，第外之飄流是從耳。造物者造我乎宇內，為萬物尊，而我屈己於林總，為其僕也。慘兮慘兮！孰有抱德勇智者，能不待物棄己，而已先棄之，斯拔於其上乎？曰：「吾赤身且來，赤身且去，惟德殉我身之後也，他物誰可之共歟！」

(7) 肩負雙囊

夫人也，識己也難乎？欺己也易乎？昔有言，凡人肩負雙囊，以胸囊囊人非，以背囊囊己惡兮。目俯下易見他惡，回首顧後囊，而覺自醜者希兮！觀他短乃龍睛，視己失即瞶目兮。默泥氏一日濫刺眾人，或曰「汝獨無咎乎？抑思味吾儕歟？」曰「有哉？或又重兮，惟今吾且自有兮！」嗟嗟！待己如是寬也，誠闇矣！汝有己，人則盍有之？余制虐法，人亦以此繩我矣。世寡無過者，過者纖乃賢耳。汝望人怨汝大癩，而可不怨彼小疵乎？

(8) 定命四達

嗚呼！世之茫茫，流年速逝，逼生人也。月面日易，月易銀容，春花紅潤，暮不若旦矣。若雖才，而才不免膚皺，弗禁鬢白。衰老既詣，迅招乎凶，夜來瞑目也。定命四達，不畏王宮，不恤窮舍，貧富愚賢，概馳幽道，土中之坎三尺，候我與王子同坳兮！何用勞勞，而避夏猛炎？奚用勤勤，而防秋風不祥乎？不日而須汝長別妻女親友，縱有深室，青金明朗，外客或將居之。豈無所愛？苑圃百樹，非松即楸，皆不殉主喪也。日漸苦，萃財賄，幾聚後人樂侈奢一番，即散兮！

2. 牧童遊山

本曲講述人生的喜樂與平安，不取決於外在環境，乃在於內心。曲詞謂有一牧童內心突感煩厭，覺得遠處的一座山很美麗，若能在那山居住，必可解去心中厭煩，於是啟程前往。然而，當他抵達那山，卻又覺得不外如是。利瑪竇謂：改變外在的環境並不能改變內心，喜樂與憂愁乃發自人的內心；心境平和任何地方都是樂土，內心鬱悶則處處是愁城。因此，人必須掃除內心的煩雜之事；假如只知向外尋找，人必不能找到自己真正渴求的東西。

3. 善計壽修

本曲論述人的壽數不應以年月長短計算，而是以德行之多寡作衡量。品性不良的人即使活到百歲，實質也不及賢者的一日；有為者就算在世日子不長，也足以稱道。天主給人時間是叫人痛改前非，如果白費光陰，年歲愈長，過失就愈大；無疑是辜負天主的慈心。因此，人不要祈求長壽，長壽不一定是福。

4. 德之勇巧

本曲提及修善積德之威力。音樂雖然悅耳，令人愉快，但只能讓附近的人聽到。而德行之聲，卻是無疆無界，甚至能上達於天，感動天神。

5. 悔老無德

本曲論光陰之寶貴。時間一去不復返，以有限的時光，如何能完成無數的計劃？人必須善用每一天，因為明天之事實難預料，所謂希望在明天，只是騙人的鬼話。利瑪竇指愚者無所作為，虛耗時光。人不能埋怨時日如飛，只能怪責自己之懈怠，到老一無所成。

6. 胸中庸平

本曲論人需注重內心之修養，無滯於外物。內心滿足的人，順境時不會沾沾自喜，反而會愈加謹慎；逆境時不會灰心喪志，而會常懷盼望。因為其深知世事無常，如能平心靜氣面對逆境，當可安然渡過難關。若然內心常自惴惴，則容易受外物影響，隨波逐流。利瑪竇指出人在眾多受造物之中最為尊貴，假如自甘受制於各種外物，實為不智。人赤身而來，亦赤身而去，唯有德行可與己身同埋黃土。

7. 肩負雙囊

本曲論及人經常只見他人的過失，卻無視自己的錯處。人要瞭解自己並不容易，但卻易於欺騙自己。他說人有兩個口袋，用胸前的口袋承載別人的過失；用背後的口袋馱負自己的錯誤。低著眼，容易看到別人的邪惡；卻要轉過頭來才會看到後面的口袋，因此常認為自己的失德行為不過是微不足道。而且，量人極嚴，度己卻非常寬鬆。利瑪竇慨嘆：如此寬容地對待自己，無疑是短視的，別人也會寬容待你嗎？假如你以嚴格的標準量度別

人，別人也會以同樣的標準量度你。人誰無過？要求別人寬恕自己的大錯，何以自己又不能原諒別人的失誤呢？

8. 定命四達

本曲提醒眾人，人必有一死。歲月流淌，轉眼即逝。人或許很有才華，但才華並不能避免皮膚起皺，也不能防止頭髮變白。當人步入老年，常會有不祥之感，想著死亡之事。死亡這預定的命數，不畏王權，不憐病寡，貧富患賢，人人皆會同理於黃土墓穴。千般努力，始終無人可以逃過死亡。不出幾天，人就會永遠離開至愛親朋。一樹一木，皆不會殉主而去。日復一日辛勞積聚的財物大屋，即使可以留給後人，但可能一下子就被奢侈浪費掉，最終還是散掉。

三. 曲意

按利瑪竇在序中所言，八首歌詞皆有所本，但因原文與中文用語、音節長短有別，未能逐字翻譯，於是只有配合曲韻而譯其大要，呈獻給神宗。論文采，利瑪竇的譯筆無足稱道，¹²但是內容所論者皆為人生至理，值得細看。

八首歌詞原文已不可考，而縱觀其內容，推斷是湊合多方格言金句而成。利瑪竇既是天主教教士，姑以聖經章節引證其意。

12 宋黎明，《國王的新裝—利瑪竇在中國（1582-1610）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 159。

1. 人生終向

利瑪竇以第一首詞論及人的根源，又以最後一首講論死亡，勾劃出《西琴曲意》旨在論道。

創世紀第一章已開宗明義指出天主創造天地，「萬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，而造成的。」（默 4:11），祂「造了大地，又造了地上的人；親手展開了諸天，佈置了天上的星辰。」（依 45:12）。天主不但給人造了軀殼，賦予人類精神與靈魂，更居住在人內：「祂存留在我們內，就是由於祂賜給了我們的聖神。」（若一 4:13）。這是天主教信仰的核心要義。

在天主那裡有生命的源頭，因此，人應該體察天意，承行天主的教訓。「因此不要作糊塗人，但要曉得什麼是主的旨意。」（弗 5:17）。天主的旨意是什麼？雖然天主的心思念慮並非受造物可以完全理解（詠 147:5），但是祂不會給人無法跨越的困難，祂會「教導你，指示你應走的正道，雙眼注視你，親自作你的嚮導。」（詠 32:8）「只要專心仰望，天意並不難測。

利瑪竇認為最容易探知的天意就是慈悲。天主憐愛世人，體恤蒼生；總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而緩於發怒。所以，祂「使太陽上升，光照惡人，也光照善人；降雨給義人，也給不義的人」（瑪 5:45）。作為天主的子女，也必學習天主這份慈悲。熟悉這節經文的人都知道，上一節是耶穌教訓世人應要「愛你們的仇人，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。」（瑪 5:44），切勿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。愛仇敵是艱難的，但是人的根源在天上，世間的恩怨自有天主為人作主張。

而且人總有一死，一切都變得不足罣礙。「我們原來都該死，如同潑在地上的水，不能再收回，天主也不再給人生命。」

（撒下 14:14）。死亡來到時，不管是王侯或是貧民任何人都逃不過去：「你看，智者死去，愚昧者也同樣沉淪，他們都將自己的財產遺留給別人。」（詠 49:10）。不管生前如何努力，死後要遠離至愛親人，積聚的財富也不能帶走。「糊塗人哪！今夜就要索回你的靈魂，你所備置的，將歸誰呢？」（路 12:20）。

利瑪竇在〈定命四達〉中講論的死亡頗為消極，好像要說隨著死亡，人的一切都將消失殆盡。

2. 內心富足

天主指示亞巴郎離開本鄉，又引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，為的是要他們尋找更合宜、更美好的生活。而利瑪竇自己也聽從召喚遠赴異國，為的是要傳報福音。〈牧童遊山〉中的牧童離開原居地找尋自己理想的生活，並非壞事。但是人若只知埋怨現狀，不斷變換環境，忙於建立有形的物業；而忽略內心的平安，則無論走到哪裡都總不能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。身外物不是終身良伴，辛勤所得的財物終有消失、腐朽的一天。「人在太陽下辛勤勞作，為人究有何益？」（訓 1:3）。〈胸中庸平〉直言人之尊貴，不應分心於有形之物，不應成為物質的奴隸。

常言道知足常樂，「…我已學會了，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。我也知道受窮，也知道享受；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，或飽飢、或饑餓、或富裕、或貧乏，我都得了秘訣。」（斐 4:11-12）。這種從心而發的知足並非憑空的自我安慰，回看第一首詞〈吾願在上〉，利瑪竇所指內心的平安，無疑就是本乎人之根

源，依賴上主。「天主是我們的救助和力量，是患難中最易尋到的保障。因此，縱使地動山崩，墮入海心，我們也絕不會疑懼橫生；海濤儘管洶湧翻騰，山嶽儘管因浪震動；與我們同在的，是萬軍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是我們的保護。」（詠 46:2-4）。人的一切皆由天主所賜，即使失去了，也得安然接受：「我赤身脫離母胎，也要赤身歸去；上主賜的，上主收回，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！」（約 1:21）

3. 修身立德

利瑪竇在〈善計壽修〉〈悔老無德〉一面勸說人必須珍惜時間，一面勸說人要行善積德。他說人的生命不在乎年月長短，而在於有否善用每時每刻，今人所謂的活得精彩。梅瑟祈求天主指導自己如何數算日子，像孤寒財主吝嗇錢財般愛惜光陰。愛惜光陰並非單求壽數或為求享樂，而是用有限的時間修德行善奉行天主的旨意，也就是愛惜生命，「求你教導我們詳數年歲，使我們達到內心的智慧。」（詠 90:12）。

生命由天主所賜，我們無法用自己的意念延長生命。天主總憐惜眾人，每一天就是給人悔改的機會，假如沒有好好把握，那是白白的浪費，而且長壽只會令人多添罪孽。就如希則克雅在病中得到天主的治療，卻在多添的壽數中屢屢犯錯。（依 38-39）。

利瑪竇藉著〈德之勇巧〉告訴大家，有德之人不但受人敬重，更會感動上天。「義人的獻儀，使祭壇豐盈；它的馨香上升到至高者面前。義人的祭品，必蒙悅納；上主常記得它，決不會忘記。」（德 35:8-9）。天主眷顧有德之人，聆聽他們的禱告，接納他們的祭獻。

所謂德行，並非只為自己個人的福樂，也要為他人設想，甚至捨己。「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，也該顧及別人的事。」（斐 2:4）。亞巴郎為素不相識的索多瑪人祈求赦免，天主也為亞巴郎的善行而屢次更改自己的界線。（創 18），這也就是耶穌愛護近人的訓導。

4. 量人度己

《肩負雙囊》指出人對人對己常會有不同標準，對人諸多挑剔，卻經常無視自己的錯誤。只看見別人眼中的木屑，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卻不理會。（瑪 7:3，路 6:42）。「在你袋裡不可有兩樣法碼：一大一小；在你家內也不可有兩樣升斗：一大一小。」原來，這樣做在天主眼中是不義的，「你應有準確公正的法碼，應有準確公正的升斗，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上，得享長壽；因為凡做這些事的，凡做事不公平的，於上主你的天主都是可憎惡的。」（申 25:13-15）。「上主深惡假秤，卻喜愛法碼準確。」（箴 11:1）。「我豈能把用欺騙的天秤和囊中有假法碼的人視為清廉？」（米 6:11）。

孰善孰惡本應以天主的標準為標準，卻因為人用了自己的法碼量度別人，變成了以個人的喜好為標準。往往對人要求嚴苛，對自己卻非常寬鬆；更有甚者也要求別人對自己寬鬆。然而，豈有此理？「因為你們用什麼判斷來判斷，你們也要受什麼判斷；你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，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。」（瑪 7:2）。批評他人時，就該知道自己同樣會被人批評。

小結

雖然《西琴曲意》八首曲詞原文鮮有提及天主上帝之名，但內容全是信仰道理，亦可說是利瑪竇本人的生命價值觀。儘管西琴已失，樂譜所向亦未明，但是作為歐洲音樂傳入中國的先導者，功不可沒。